

关于跨境民族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新探索

——对西南跨境民族的一项研究

李立纲

摘要：跨境民族研究，是社会学研究很少关注的领域。社会学切入跨境民族研究，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使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从一般的历史文献和观察、访谈，转变为使用如问卷调查等社会数据采集等典型社会学方法对跨境民族进行研究，自然会带来学科视角转换、研究方法调整的新问题。本文分析不同学科是怎样切入跨境民族研究的；跨境民族研究是如何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发生关联的；社会学在研究跨境民族的时候是如何植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分析视角的，以及对跨境民族研究未来的期待。

关键词：跨境民族研究 社会学方法

本文通过一项西南边境课题研究，对“跨境民族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进行思考。这项研究课题名称为《边境居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对云南跨境民族的一项实证研究》，是200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西南边境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中的一个课题。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作者思考了跨境民族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通过对云南跨境民族的调查研究，着重从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对跨境民族研究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作了探索。

一、不同的学科是怎样切入跨境民族研究的

跨境民族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某一两个学科所专有的研究对象，但完全可以成为一些学科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较长时期以来，我们所看到的对跨境民族进行调查的成果大略属于这样一些学科：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参与跨境民族问题研究的顺序，大体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跨境民族问题的产生、发展和社会关注度不断提升的历程：中国的边疆史地研究有着悠久而深厚的研究传统，中国最初与跨境民族的问题有关的问题之一即近代的边疆危机问题。该问题的产生，吸引了边疆史地学者投入研究，使他们成为最初的跨境民族的问题研究群体。民族学和人类学进入中国后，研究中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在边疆问题日益突出、跨境民族问题作为民族问题的一个特殊领域，受到民族学和人类学者的重视，他们也较早地投入该领域的研究。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说，中国的边疆史地学者和民族学人类学学者是最早从事跨境民族问题研究的两大学科群。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研究跨境民族，从历史背景上说明了跨境民族问题成为现代社会问题后对社会科学学科的吸引程度，以及这个问题的政治特征：跨境民族是一个“民族问题”，但远远不只是一个“民族问题”，它有着一定的居住地域的生存空间，这种地域和空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就是成为现代国际关系

问题中的“领土”，而“领土”就是一个正式的政治问题。同时，跨境民族有着对自己民族的认同和自己所属国家的认同问题。在某些特别的情况下，这两种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升级，甚至形成对立。这就会出现严重的政治问题。所以，只要进入现代政治国家关系领域，“跨境民族”就会成为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所关心的课题。心理学则较多从科学角度对跨境民族的各种认同进行分析。心理学的界入，是“认同”从哲学范畴向社会科学各门学科普遍运用的概念过渡过程中出现的。一旦进入，以一种实证的形态突出了自己的研究特长。社会学对跨境民族的关注属于后者。因为跨境民族并不是社会学传统意义上的研究对象。社会学研究跨境民族，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个是从研究内容的方面，如生活形态、社会结构、社会互动等；另一个是从方法的方面，往往以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社会学在进入跨境民族研究后，以自己特有的观察视角的研究方法，并与其它学科结合，会给跨境民族研究带来新的成果。

如果我们以提问题的方式，试图用一句话来形象地表达不同学科对跨境民族主要关注点的话，可否这样提问：

历史学——跨境民族是什么时候居住在此地的，他们与境外的同一民族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居住在不同国家的？

民族学（人类学）——跨境民族的文化结构是怎样的？他们的文化与境外同一民族因划分国界后各自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政治学——他们的权利，同样的民族在不同的国家政治和社会权利有哪些不同？

国际关系学——分布于不同国家的同一个民族，因为他们的民族敏感性而对于国家关系有着什么样的特别影响？

心理学——虽然都属于同一个民族，但居住于不同的国家，在作为对自己民族的认同，和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同上，在不同条件下有怎样的表现和反映？

社会学——跨境民族在国境线两侧有着怎样的不同生活世界？不同国家的制度对跨境民族的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认同有着怎样影响？以及边境线两侧存在的社会问题都有些什么差别？

另外，从经济学、宗教学、文化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在涉及相关课题的情况下，也会对跨境民族的经济、宗教、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研究。

二、跨境民族研究如何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发生关联

应该说，“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与跨境民族有着与生俱来的关联性。这不仅是由跨境民族成员本身就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这样两种认同存在而表现出来，因为这个成员既是一个民族的一份子，同时又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还由于在跨境民族成员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两种认同始终存在，只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表现，某个情况下会突出民族认同方面，另外的情况下又会突出国家认同的方面。

前面我们曾提到过，对跨境民族进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研究，构成了本课题研究的基本难度。这个难度不仅反映在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这两种认同本身的准确把握上，还反映在真实地调查和了解这两种认同在跨境民族成员个体身上的具体表现，以及这两种认同与跨境民族成员的关系。

为了更有利于分析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我们拟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两种认同的相关性及其可能的变动出发，进行一些分析。

钱雪梅《从认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一文¹着重“考察国家内部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在分析到“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两者的矛盾关系时作者说：就此问题，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假设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只有张力和矛盾的命题为真，那么，在认同主体是个人、世界划分为国家、国家包含多个族群的情况下，（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关系）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个人感情和意识被两种对立的认同撕裂，个人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族群；要么两种认同不能并列共存，个人成为没有国家归属的族群成员或者没有族群身份的国家公民。

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化、“原则性”来对待此问题，而是从现实出发，从具体情况出发，那么，还必须考虑以下若干因素关系：

其一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并不只是存在张力和矛盾（这一点在上引文中已经被排除）。它们两者之间也存在相安共存的关系；

其二是，即使有张力和矛盾，这种张力和矛盾也不一定达到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个极端。因为“张力”和“矛盾”只是说明其“不一致”，从哲学上来说，“不一致”的矛盾体完全可能“共存于一体”，这与“势不两立”不是一回事；

其三，即使有张力和矛盾，这种张力和矛盾也有一个程度上的差异问题；

其四，即使有张力和矛盾，这种张力和矛盾中，可能在一定的时候“民族认同”较强而压制了“国家认同”，或在另外的时候“国家认同”强过“民族认同”，“民族认同”受到压抑；

其五，这种张力和矛盾，在不同情况下也是会呈现出多种不一样的状况，可以弱也可以强，可以风平浪静也可以激烈冲突；

其六，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是有不同程度的张力和矛盾的，但不一定产生冲突，因为二者之间还不是完全的对立关系。否则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跨境民族，整天生存在冲突和斗争中；

其七，“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由非冲突的张力和矛盾，变为冲突的对立关系，必须要有一定的特殊条件和刺激因素；

其八，跨境民族所承载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虽然关系复杂，但可以通过对跨境民族成员——承载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两种认同的个体——进行调查，来获得具体、生动、丰富、现实的认识，以更新或者校正我们原来并不准确或不正确的认知。调查得到的大量数据资料可以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是有不同程度的张力和矛盾的，但不一定产生冲突，因为二者之间本来就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

钱文上述的分析，是从一个极端的视角来看问题的，而且是一个“假设”。但却给我们认识这一问题，即分析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关系，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路径。在现实当中，在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当中，我们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问题：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一身二任的问题。从跨境民族成员个人的角度，他既是一个特定跨境民族的具体成员，又是所在国家的公民，这两种身份都始终象影子一样跟着他。如果这两种认同是对立的，那么这个人早已经被撕裂成两半。而现实中却有大量的跨境民族成员是安然地生活着。这就是因为两种身份可以平安相处，而且是在一个人身上平安相

¹钱雪梅《从认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见“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www.sachina.edu.cn（原文载《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

处。这都是我们看问题的前提。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这种共处于一体的张力和矛盾成为对立？或两种不同的认同在怎样的情形之下产生冲突，以至要“撕裂”它的主人？这就是需要经过调查得出的认识和结论。这和假设就完全不同，也是假设无法做得到的。就是说，研究跨境民族的两种认同问题，需要从实际出发，从具体情况出发，从当事人的现状、认知和行为出发，才能得到真切的认识。

三、如何在跨境民族研究中植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分析视角

跨境民族中其实无所谓“植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两个概念，因为其跨境民族主体的身上本来就有这样两种认同存在着。之所以这样提问题，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方面的考虑，是从如何研究问题的角度来看。我们目前研究跨境民族，所面对的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跨境民族研究的各种做法（理论、思路、方法），以及研究所产生的大批研究成果。对这些做法和研究成果怎样评价，不是本项文的任务。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现在的研究要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提升和有所进展，在其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新意。本文不应泛泛地提出新的研究理论，那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本文只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对跨境民族进行实证性的研究，并力图做出符合实际的研究结果。

过去对跨境民族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描述性的。是对跨境民族个案的基本状况的研究和平面的描述。而且是研究者自己作为主体，将跨境民族作为客体进行研究。针对这种情况，本项研究主要是将跨境民族作为一个主体，以研究者的角度去看这个主体，在描述这个主体的基本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看这个主体的认知是什么，行为怎么样，通过问卷来反映这些问题，形成一幅立体的跨境民族生活画面，而且是以具体入微的内容展现跨境民族的生存状况。其生存状况中，他们在对本民族的认同上和在对自已国家的认同上有怎样的态度和行为，以及他们在面对各种具体事件时这种种态度和行为又有怎样的变化。这就是本文的基本设想。也许，这是本文与其他研究的重要不同。也是本文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两个视角植入跨境民族研究的具体思路。这就是用怎样的方法将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两个认同及其关系真实地反映出来。

第二个方面的考虑，是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是社会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将其运用于跨境民族研究，确实能够体现本项研究方法特色。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三个方面：一是数据（资料）来源的真实性；二是分析过程的科学性；三是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来自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和分析过程的科学性。这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很简单，要保证这种结论的可靠性，就要保证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和分析过程的科学性。

调查方法的价值，在本项研究中体现为数据来源的真实性。数据的真实性的前提，一是调查之前对调查对象（及调查对象生活的环境、调查对象的大体的宏观的了解）有一个最基本了解。这方面，应当说是没有问题的。调查组成员，特别是课题主持人和主要研究人员，多年来无数次到边疆进行调查，对云南边疆情况，对云南跨境民族情况比较熟悉。在正式调查之前，对调查组年轻的成员也进行了边疆民族情况和调查方法的培训。二是设计调查问卷的可靠性。这种可靠性除了遵循问卷设计的一般规则，将问卷的基本内容和结构与具体要调查的问题结

合之外，还涉及到一系列的具体技术问题和经验性的东西。可举两个具体实例。如：正式使用的问卷在标题中没有出现“民族身份”、“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这样的字眼，而是使用了“边民日常生活状况”这样比较平和又大众化的题目。这主要是考虑到边境居民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但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在问卷中尽量不出现较敏感的概念的语词，让调查对象更容易接受访问员的访问，以便让调查对象在较为轻松和正常的心态下回答或填答问卷，从而使调查数据的采集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客观真实的基础。又比如：调查问卷中有一题，通过了解调查对象能否说出中国国家主席、云南省省长、本州州长（或市长）、县长、乡长（或镇长）、村长的名字，从而得到调查对象的信息掌握程度、重大社会舆情的了解程度、对中国政治社会状况的认知程度等信息，而这些信息还要与调查对象的身份、职业、党派、文化水平等相关信息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就能更好地有效地反映出调查对象在国家认同方面的真实情况。

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基于两种认同之关系研究的重要性。

在跨境民族研究中，始终避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跨境民族成员，其不变的是他的民族身份，这种身份在与本民族成员在一起的时候存在（民族认同），在与其它民族成员相接触时更能够感受得到（民族认异）。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该成员也是一个国家的成员，作为公民生存在这个国家的边界之内。这两种身份在他身上同时存在着。这是分析问题的基本前提。“跨境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与生俱来地具有两重身份：一方面是本民族的成员；另一方面是某一国的公民。当他进行跨境活动时，也是身负这两重身份而为的。不管是国家观念强过民族意识还是后者强过前者，作为个体的他，总是在一种不同利益和不同利害关系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取决于三个层面的不同因素：既取决于个人层面，即个人的能力、认识和觉悟；也取决于民族整体的层面，即这个民族的整体情况，如历史上交往的频度、强度和交往的成就；更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第三个层面，即国家对当时当地的态度，以及两国政府当时的关系。而这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成为跨境民族生活常识的一部分，潜移默化地被每个个体所接受，他们会适时地、合理地加以运用，一般不会出错”。²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这两种认同之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个方面是从学术和理论上理解。研究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性，不仅仅分别对两种认同进行研究，还要研究两种认同的关系，特别是要研究这两种认同在何种条件下会发生变动，尽可能地通过实地调查了解这两种认同的微妙关系，这正是研究这个问题的理论价值。这种理论价值是由这个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体现出来的。另一个方面是从现实方面来理解。这种重要性也不言而喻的。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居民，其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的变动和消长，都是对边疆平稳局面新的促动因素，使两种认同的平衡被打破，产生不利于国家或者不利于民族的局面。而国家的边疆安全和边境地区的民族团结繁荣社会稳定，是一个带根本性的要求，也是研究跨境民族两种认同关系的最重要的目的。

²李立纲：《云南与境外地方社会的特殊互动》，见《全球化视角的中国云南》（郑凡等著，第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10月。

四、本项研究对跨境民族研究将会有什么贡献

本项研究对跨境民族研究的贡献，主要是在方法上；以及透过方法而体现出来研究视角、研究理念；其次是透过文本体现出来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具体而言，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大胆而慎重地运用了实证的研究方法对跨境民族问题进行研究。具体而言，是通过设计和使用调查问卷来进行跨境民族问题的数据采集，并对数据进行电脑分析处理，以量化的形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做出研究分析和得出结论。

对跨境民族进行研究，社会学并没有一个成型的理论和现成的模式，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也较少。社会学介入这一领域研究，本身应有一种“探路”的感觉。但是，课题所采用的问卷调查方法，是普遍通行的社会研究基本方法之一，也是采集社会资料数据的一种有效手段。也就是说，只要是采集社会性质的现象、态度、行为等，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将这种方法运用其对跨境民族进行研究，在方法上并没有什么困难，在实际操作中也不会有实质性的障碍。如果说有什么“障碍”的话，只是人们心理上感到不习惯，在认识上是一个新问题罢了。这恰恰就是实际问题反映出来的认识问题：新的学科进入一个传统研究领域，大家都在看其“怎么做”，“做出了什么”，与传统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的？本课题完成后，人们就会看到上面的答案了。

二是认真研究并精心设计了“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这一主题的各种题目，由数十个具体问题构成完整的调查问卷，作为此课题数据采集的基本工具。

所谓“认真研究”，是指我们在设计问卷之前即对调查对象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以及他们的生存环境、居住历史进行研究，才确定了问卷中的具体问题需要涉及到哪些方面？需要在多大范围内构成这一主题的问题域，才能完成足够资料的采集？一般来说，调查问卷的问题数量有一个控制范围。这要根据调查的问题和其它方面的条件来确定。从理论上讲，设计的问题越多越好，因为这样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料，可以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但在实际操作中任何一份问卷都不可能将问题量做得无限大。问题数量过大，不仅增加调查成本，也不利于调查对象回答问题，甚至影响数据的真实性。相反，如果题量过少，又影响到数据的量，不足以进行主题分析。特别是本课题的主题，既有“民族身份”，又有“国家认同”，并且还要分析两者的关系，所需要的数据肯定不能太少。这就要求我们在调查问题数量的确定上，需要有一个十分可行的做法，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要求以最少的问题量，获得最多的有用数据。我们认为，现在所使用的“‘边境居民日常生活状况’调查问卷”，从问题数量上来看是比较合适的，从调查对象的反应，以及每一份问卷的调查所用时间来看，也是比较合适的。因此，我们可以判断：这份问卷的基本合格的。

但问卷是否合格，还要取决于更重要的方面，即根据主题而设计的问题要确实可行，要能够真正采集到高质量的数据，也就是说采集到的每一个数据都要有用。这就是所谓的“精心设计”。根据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特点，我们需要调查的是跨境民族成员的基本情况、基本态度和基本行为。三个方面中，第一个方面是“客观”的内容，好象比较容易获得。但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主观的因素仍然会起作用，比如要获得对象的“收入情况”，调查对象作出回答时，不象对“年龄”、“性别”那样毫不犹豫不加考虑即可作出回答，而是有更多的其

它因素的考虑，有一定的个人选择可能性。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又通过其它方面的问题，乃至结合“观察”其住房、陈设等方面，印证或者校正其最初的回答。这是问卷这种工具特有的获取真实数据的技巧。

三是通过对跨境民族成员个体的调查，得到一系列数据，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对跨境民族的认识。也许，这是本项目研究与过去研究的又一个重大区别。本课题不是从面上进行调查，而是从个别的人来进行调查的。所实施的研究路线是从个体到整体，由个体的若干数量形成整体的完整形象。由个体开始采集数据，只要采集数据的方法科学（这里所讲的“科学”就是指能够采集到准确的信息的手段），这是保证整体真实性的前提，也是保证研究结论科学性的基本前提。这种从个体开始而达到整体认识的方法，之所以我们说它有科学性，是基于个体调查不是随意的，不是任意找若干个人，想怎么提问题就怎么提问题。而是以一个整体的理论指导，设计一套完整的调查问卷，并以一批训练有素的调查员按统一模式进行调查。按照标准的方法进行调查，对采集到的全部数据进行录入后，又对调查数据使用 SPSS 社会科学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在一系列规范工作程序的基础上，最后才将数据展现出来，才有一定的结论产生。最后展现的数据是可信的；最后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四是由个体状况调查所构成一幅跨境民族的整体画面。避免了从整体上对跨境民族研究所得到的原则性的结论，也避免了仅从个别案例出发而进行议论。

本课题的特点就是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设计一套问卷来采集数据，通过对若干个体进行统一的调查，由此获得跨境民族整体认识的基本数据。再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最后才得出结论。这里所讲的“通过对若干个体进行统一的调查，由此获得跨境民族整体认识的基本数据”，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一般而言，调查对象的数量（比例），总是越多越好，能够达到普查（100%）是最理想的。但这种调查应用在一项具体的社会研究来说是不可能的，也没有这种必要。对于具体研究对象的调查覆盖率要达到多大？没有一定之规。除了考虑问题的重要程度外，还要考虑调查对象的复杂程度、所研究的问题的复杂程度，以及所涉及到的各项问题的相关程度有多高。

五、关于跨境民族研究今后的期望

对跨境民族的研究，一直以来缺少一种整体性的完整调查，这里指的是对国境线两侧的跨境民族进行一体化调查和研究。

过去缺少这种整体性的完整调查，有一定的历史和认识方面的原因。现在，随着国家开放程度的提升，中国与相邻国家的交往日益增多，两国边民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的情况，特别是多学科多视野参与跨境民族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条件，这就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从必要性来说，对跨境民族的研究，相当长时期以来所积累的成果，往往只能说明国境线一侧的情况，而对另一侧的情况则比较含糊。特别是，就一条国境线相连的边民和他们的生存状况的比较研究，或者是对两边边民的共同研究，非常罕见。在所发表的一些不多的成果中，有的强烈呼吁：邻国对边民的政策有了如何的新改变，影响到我方边民，甚至出现我方边民出境读书等情况。这种呼吁实际上正好说明了过去对跨境民族的研究只是“单方面”的研究。这种状况不利于国家有针对性地制定和调整边境政策，也不利于边疆稳定。

具体设想是：通过设计一套完整统一的问卷，对国境线两侧的同一个人族成

员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调查问题内容基本上一致，但涉及不同国家的视角的某些问题，对两国边民使用的问卷可以有所区别。具体操作，可以是我国的研究人员组织进行，也可以与邻国的研究人员合作进行。不论是我方单独来做还是与邻国的研究人员共同开展，目前都已经具备了可行性。变跨境民族研究“单方面”研究为“双方面”，变一侧单独研究为两侧共同研究。可以说，目前开展这类研究已经是水到渠成，大势所趋；既有需求，也有可能。因此，作为一个跨境民族研究课题组，在完成自己所承担的课题任务的时候，慎重提出在国境线两边同时开展同一跨境民族研究的建议，作为今后这方面工作的一个期望。

（附注：本文在本文是在“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项目”（“200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项目编号：A08008）《边境居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对云南跨境民族的一项实证研究》成果基础上撰写而成。主持人为李立纲。参加调查和研究的有：博士李永松、谷禾；在读博士李树燕、庄弘泰；硕士赵煜、段岩娜、安金德、苏紫阳、白晓明；在读硕士戴青卿、赵越等。）

联系人：李立纲，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
通讯地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 577 号）

文章来源：作者投稿

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